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張　信

學古緒言卷七

明 婁堅 撰

壽序十一首

楊貞母顧氏九十壽序

友人楊之屏汝戩自太倉過予請為文以壽其從叔祖母顧孺人先是歲丁酉予嘗賦詩為孺人八十壽今忽已復十年予拙且衰窮於世久矣其姓名既不足為交

遊光寵而言語朴陋又無環瑋贍麗之詞可以稱道盛美者則辭不敢為而汝戩固以請且曰凡實之不足者必求侈於文於是言之者多諛辭而當之者有媿色若吾太孺人之為婦而貞為母而慈聞於朝廷之上而信於閭里之人已非一日矣固不必如世俗之侈而張之也子為頌禱之詞而已予既辭不獲竊以謂孺人之歸於楊也年僅二十有八而寡其長子以髫齔孤次猶未離乳哺而季方在姙也又數年而舅姑相繼亡益為婦

之日短而以母儀稱於楊之族姻者且五十餘年矣予
未嘗識其伯仲而獲與季交見其逡逡退讓可因以知
其二昆也見三子者之克自樹立不墜其先可以知孺
人之撫而教之者不媿於丈夫也以煢煢一婦人茹荼
集蓼以持門戶而卒保其家以成就其子豈不誠賢已
哉計孺人之辛勤憂念朝夕不遑寧處者累二十餘年
而後得安其子之養其非尋常之所能堪何如也及三
子既受室自含飴弄孫之日至於今又三十年所以自

慰其伶俜孤苦者何如也幸母子之相依瞻堂構之無圮追思往時之拮据以卒有今日如痛定思痛其愴焉以悲徬徨焉以不能釋然者又何如也雖然孺人之不幸以寡譬之卉木始華或風吹雪壓而不免於摧折者此卒然而不可知也乃孺人以壯盛之年矢志自將使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孺人能自必之也若夫藐焉三孤得不夭殤以迄於成長長而其材皆足以自立娛侍孺人於膝下能必之乎當孺人之寡居年未三十也迨

今六十年間既克成其子又獲以桑榆之景膺表宅之光寵躋耋耄而望期頤又可必之乎蓋天之鍾祥於孺人已厚其稟矣而顧奪其所天雖若不可知而卒以賢明貞順食報於子孫以稱於里之人則夫天人之際亦若有黙定而可期者矣即以終歲百罹非人所堪視谷風之方舟泳游何如哉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太孺人克之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孺人之子若孫勉之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百有千歲眉壽

靡有害孺人與其子若孫終享之以是為頌禱其可乎雖予言之不文不猶賢於侈而張之者乎是為序

侯太母張氏暨母陳氏雙壽序代

獻歲癸春嘉定卓明府走書幣來里門請為侯給事太母張洎母氏陳兩夫人壽序葢姑已中壽而婦亦老矣其設帨之辰皆在去年冬會給事方諏日襄事故其上壽也緩卓君之言曰侯氏詩書之業自參政公起家以來凡四世矣四方之鋪張其辭以侑壽觴者率稱其代

有聞人後將益昌二母皆壽而康子孫滿前享有備福而已顧所以致此者豈獨夫子能及志未變而開之亦曰其無攸遂者咸以順則助耳不然東吳之俗競以侈靡相高有如婦子嘻嘻一失其節至於愛克厥威欲母慈而婦聽豈可得哉予聞而韙之是足為二母慶矣而奚以贅為則請言風氣之殊令昔之變以頌而禱焉庶幾卓君之意或亦給事之內致其孝誠而外效其謀猷者乎蓋吾越之去吳也僅數日程而近而嘉定又最東

下邑俗故樸厚其世家大族好以禮讓相先尤知敬重賢士雖吾越人往往去為經師久而益親比聞人言俗且漸入於浮薄固習尚稍移能無望在事者一注意風俗以為之倡乎始予得卓君於禮闈一見知其温文而警敏也比謁選得嘉定令以行予聞之喜曰彼俗之漸敝其有瘳乎抑又嘗聞之彼之賢士大夫頗能自好不汲汲以妨賢有司之政則又私以為卓君賀夫所謂今昔之風氣果孰為之哉譬之穿池淤之則潢汙不可以

濯澄之則清泠雖以鑑可也譬如為墉其薄且疏也傾可俟已厚為之基而捄之度之築之削之雖數十年如昨日有如為邦者以此厚其下而在家者以此宜其人可以壽國可以寧親斯言也雖謂頌也而實規可焉雖謂規也而實禱可焉益賢者之相與以有成如此令給事官省垣其所論列固吾君吾相所取衷也然而海内之人上自卿大夫下至布衣寒士咸得以評議隨其後則其所自效於時以為其親榮者必有以處此矣今天

下承平日久中外恬然以苟安為事又或罝喦陵詬誶以求快其私而身名亦且隨之若此人者獨無父母之高年多福以享其榮盛歟亦且皇皇焉懼一失足以貽其憂否耶吾固知給事賢者必不苟同於流俗而乃以此為兩夫人頌禱儻可謂愛其人則必稱其親之所望於子若孫者以進焉亦君子之用心也

勑封太安人錢母顧氏七十壽序

自予甫壯即知海虞有錢景行先生以績學工文辭著

稱而未之識也荏苒向戾識受之於崑山客舍見其在衆中穆然端凝竊私與友人歎其賢一日邂逅先生旣前揖客有問其年則應曰吾與太倉王冏伯嘉定婁子柔皆同年生於是復相向而揖益一覿面而知其伉直爽亮超然流俗之表惜乎遇之晚也比受之擢甲科官翰林先生年未六十也而遽不逮於祿養蓋又一紀歲在癸亥而太安人受勑封年七十老矣於歲之春受之乞假歸省比秋八月舉一男太安人撫而樂之眂食有

加其誕辰在冬十一月予友陸君孟鳧何君季穆過予而致同人之意猥以祝辭見屬予聞贈公幼孤母卞夫人撫之爲之迄於有聞而太安人始來爲婦即能嚴事其姑且以儉勤相夫子及見受之學成而身享歲晚之榮是足爲太安人壽乎否也葢在受之他日之效於本朝者矣士當世治即稱古昔修文章以潤太平致其君比於三代之隆上也其次則爲國家補偏救弊植立其骨幹而振竦其精神使不至於惰偷亦足尚已若夫主

少國薿士習骫骳人鶩於利事乖其紀朋則淫德則比賞濫而罰廢邊鄙聳而將吏弛彼槁項黄馘終老山林者無論也幸而在事宜有以自樹而人趨人諾袖手旁觀已乎葢自道喪文敝士鮮知有通經學古者而爭鶩為虛恢僥倖一日之遇偭規矩而繡鞶帨其流彌甚莫或拯之以受之高才雄文冠冕一時而名在石渠司存宮允進可以獻丹扆之箴退可以挽波流之靡當斯時也而能不激不隨一意以明道術端步趨為準的非獨

後生之前驅實亦良士之實用也經文緯武扶夏翦彞將不在茲乎不然雖位至三公慶延萬石有不足為太安人榮者矣予又竊有感焉士所為用於世者吾親之身也其長養成就嘉奬拔擢以榮其親者主上之賜也然則不竭忠雖欲榮親無由已不克孝雖欲立身揚名無由已彼其纍纍若若蒙厚寵而陟崇階秪足為世所詬詈於移孝為忠何有哉語有之一夫先登萬人屬目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於今日三事大夫而求一先登善射

闡繹聖賢人之緒即思行聖賢人之道者非受之而誰此則予所以為太安人祝者也

侯母陳氏七十壽序

余友侯君得一以行人三奉使其初南登衡岳最後踰嶺嶠覲於海而還人皆謂君此壯遊也而意獨惘惘於不遑將母嘗以秩滿請於朝得移贈先公為修職郎如其官而未及母氏也去年冬還朝會伯子以秋試冠其經遂攜以從自吳門徂北三千里而達士大夫之遇於

塗者問君父子知夫人之壽康孰不咨嗟歎羨以為賀也今年夏君方需次六省而孟秋八日為母夫人七十生辰於是邑之人士咸撰辭登堂因君介子而進獻壽之觴焉予惟侯氏家邑東南數千里外種德於農而發祥於士大參公晚年登第由郎署改御史臺已而副臬叅藩皆鬱有名實修職君僅以貢升於禮部給事雖早能自奮然頎㨮㨮於一第能無悵然於修職之不及見乎今夫人且又見其孫矣積之厚發之遲澤彌深而名

彌著豈不休哉雖然苟徒以是為祝詞不過流俗人之所艷羨未可謂知言之要也昔嘗竊聞之凡夫人之相其夫子孝養尊章念風雨之如晦而黽勉於有無者更僕不能詳也其大者門以内無違言門以外無失禮訓其後之人能以勞為憂其德方其識遠務急其情不靡靡於丈圖其難不沒沒於易若此者求之賢士大夫亦希矣何意閨閤之中乃有非苟知之實允蹈之者哉夫以夫人之賢達如是而家之長幼卑尊莫不漸濡稟仰

肅肅焉雍雍焉夫人之樂其子若孫而優游於多福何如也抑亦天之使夫人雖老而益以錫侯氏之胥祚乎是可為頌乎否耶若夫給事之孝於其親者葢自今日始矣昔賢之論謂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而今者任事大臣反若仰鼻息於言路何也且其言而效則身名俱榮其不效不過一去以塞責而朝廷之威重將士之挫衂疆圉之戎索若於彼無與焉則又何歟自昔官稱守言稱責謂將有以責之也凡今天下所跂

踵而望之旣得之則揚揚有矜色者亦嘗反而思其責乎夫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夫欺而犯犯本實先撥矣然犯亦未易言也人主威福在御一震怒其臣希有不戰栗失措者竊以為欲覩事君之不欺又當於犯顔先之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豈非謂不能孝其親者固萬無忠君之理乎吾又以為欲覩人子之孝其必有驗於忠君之節矣夫義之無所逃命之無可解等耳況乎君之於臣喜有賞怒有刑如是焉而不忠謂能孝於其親吾不

信也請又以是為給事贈予與姻友龔行之皆獲交其四世猶憶踰冠即肩隨修職君同文社及見給事髮毿補諸生而大參公之歸田也每見必慰勞其困頓且望其猶有一日之遇葢眷眷也今給事方進用而吾兩人者皆不遇以老猥以齒長執筆而末復綢繆其語以見夫頌不忘規者葢深念疇昔之交宜不同於流俗如此也

龔母朱氏七十壽序

予自束髮所與交者始皆以才氣相慕愛至於彌久而益信必表裏洞然清明淳篤之君子也若其外峻整而中夸易知與不知皆稱為賢者莫如吾行之非獨予云爾凡獲與行之交者於予之言如出一口也行之之最稱於人者事其母朱太孺人備極色養而兄弟友愛無間言龔氏自邑未建時已從郡城東徙為黃姑灣里人而朱之先有貴為桂林宣撫使者嘗置墓田於邑東南頓悟寺之傍子孫至今能守之蓋皆境內之望族也予

幼即從振軒先生受書長於行之一歲數入拜太孺人於牀下今追思之如一日耳忽忽不自意遽為五十許人而太孺人安行之兄弟之養葢其發居亦已二十年矣閨門之内雍雍愉愉以享有康彊壽考之福豈易得哉或曰行之經明行修而名未離於膠庠親未霑於禄養於其中必有闕焉以行之之闕如知太孺人之容有不樂也解之曰夫此乃世俗人之所以養耳假令文不如行之行不如行之乃能儌一日之倖以為親榮玆固

流俗之所共艷慕也而有道之士必心疑而竊笑之微獨笑之且以為詬病焉然則行之雖未遇其中必有所自得矣筆耕亦足以為養而豈以是動心乎哉或又曰父母之望於子者亦欲使有聞於世而身享其榮耳雖行之能自信太孺人之未能釋然不可知也而行之能勿介介乎又解之曰有行之以為之子可以知太孺人矣雖袓褐之温猶狐貉也雖菜菽之飽猶粱肉也而況於輕暖甘脆之奉之不乏乎哉然予竊以為如行之者

使其早得志於時功名顯於當世利澤及於斯人其賢於世之苟富貴而私其身圖者若黑白分焉所以慰太孺人者又何如哉行之姑守其道不懈於其志以俟焉豈終窮者哉其遇於時不遠矣顧以予之衰廢少獲遊於先師之門長而幸不為行之所棄晚又申之以婚姻今兹太孺人七十生辰欲為之辭以頌且禱而懼吾言之不能文也友人沈廷望廷和皆嘗遣其子師事行之亦以壽序見屬因論行之家庭之樂可無藉於遇合而

終有望於行之之遭以為太孺人開八袠之榮也是為序

陳貞母吳氏六十壽序

吾吳之俗自年六十以上率十年而一祝則必侈為文辭以侑萬年之觴雖閨門之内其賢素不著於外猶必序其家世想像其所以宜於家者以頌且禱焉而其辭多托於縉紳先生至或取辦於庸妄而受之者猶以為榮今吾姻家馬君伯清與其子元調巽甫圖所以壽貞

母吳孺人而屬予為序予賤且貧其言語又不能工而不辭為之者以謂能得貞母之實不必於修而張之假而托之而其榮名信於里之人者庶幾於頌禱之善也貞母年二十而歸於陳歸陳七年而不幸以寡撫其子而教之以醇謹稱於鄉里而家日以起葢又三十餘年閒則課其童僕必以身為師惟儉惟勤以無忘其初可謂賢也已昔者孔子删詩風始二南實以閨門王化所自始惟昔先王之盛非獨人倫之教明於庠序而其婦

人女子皆有傅姆之助至於周衰而魯敬姜九子母師之流其所以教於家者猶古女氏之遺也今世士大夫已不篤於學況其閨內乎貴富之家既不知有女工以日流於淫侈惟貧不能自贍者乃始力作以謀其生然如此人者率目不知書至於從一之義猶時有不媿於古而足以風勵於世以述於後者葢其天性然也若貞母之為婦為母何如哉且吾聞貞母薄膏粱紈綺之奉而自力於紡織意所以訓其子孫必有若幅畫均軸之

喻者而時不可得聞耳如令少而知書又有傅姆者為之助豈必讓於古之人哉則雖生於貴盛之家可也今陳氏詩書之澤將日遠矣有貞母以為之内主庶幾乎仲尼所謂季氏之婦不淫矣自今而往年彌高而德彌劭所以食其報於子孫以教於陳氏之女若婦者詎有涯哉予與貞母之子皆為馬氏婚家而巽甫又從予遊固予所謂能得其實者也然吾又聞貞母深信因果其事神甚虔不識今之為貞母壽者其亦有以敬而能遠

慈而不殺之言進者乎巽甫識之其以吾前所稱為貞母頌以後所稱為貞母禱可乎否也是為序

李母徐氏七十壽序

李伯子茂初與其叔長蘅皆翛然有夷曠之致又能發為泠然清遠之文而跧伏田里以詩書為滫瀡操履為襟裾娛侍其母徐夫人於暮齒而夫人少知書晚復歸依佛氏儉素自將憐其子之不以菲廢禮也而安焉閨門之內孝慈友愛之風藹如也是歲暮春上巳屆夫人

七十生辰吾黨之獲交其子若孫者將往獻萬壽之觴而屬為之辭以侑予嘗竊嘆士人之所期誠大且遠矣顧其得吾志與不得吾志似不在我若古之人葢有以王事不遑將其父母者豈若後世之徒以是為親榮哉然而立身揚名人子以養志焉非貴盛之足榮而身名俱泰乃其所以養也故其得失之際盛衰之感亦恒情之所不能釋然者李氏當石桐先生時身見其伯兄父子相繼登朝榮盛矣其身之不遇名之不彰能無憾乎

及夫仲子茂才以進士膺庶常之選非獨父母兄弟之樂之也塗之人莫不歎羡焉而又不幸以夭此在學道之君子猶能以天命自解耳其若閨房之愛母子之至痛何然吾聞夫人每於痛定之餘念先生已衰矣則以閒潔甘尊罍籩籩以稱遂親知之過從者如昨也昜茂初兄弟之自力於學問以慰二親者猶惓惓也既而長衡薦於鄉少慰矣再進再蹶嘗中塗得疾火上炎終夜不寐懼貽母氏憂亟返棹而夫人第曰兒幸無恙足慰

我矣彼身外曷足戀戀乎夫能不以一朝之名而易其天性之樂雖士人多有媿之者矣比見長蘅體益强神益王意思豁然其所以慰母夫人者行可必也子有以養母之志而母亦樂其子之令聞豈猶夫流俗之光寵而已哉予又聞夫人之先公賢而有文其送女也授之書娓娓殆比於女誡而母族又琅邪王氏故雖少年時已能撫茂初茂才多有恩勤及受室皆崑山士族子凡以夫人之故耳今者伯子以六十之年率其兄弟子姪

孳踸趨走於壽母之前備極膝下承顔之歡吾又以知李氏之世澤未有艾也即言之不文儻亦可以侑一觴乎若夫茂初兄弟所爲以泠然之音寫脩然之致而登歌於壽筵者必有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竊願與有聞焉

朱母邹氏七十壽序

朱君元伯以歲丙午舉於鄉纔踰冠耳既數上春官連不得志於有司荏苒遂逾一紀常與其弟欽仲慨然思

一旦之遇以禄養其親而先公萬松君竟不能待也頃者方禫除適當母孺人七十生辰扵是遊其父子間者長幼若而人將往獻萬壽之觴而屬予為之序憶予甫成人獲侍小松先生已能知其為賢者誦讀之暇輒往從之遊環堵之室竹樹在庭圖書在几顧予與言言皆玄遠當是時先生貧而嗜酒萬松徒以授經為養而先生常怡然有自得之色非孺人之孝且勤敏何以承迎其意哉予以是知孺人之能為婦也既而元伯兄弟稍

長嚮學同時補諸生未幾元伯脱穎以去而欽仲益發
憤足不出户外將有以慰其親日可俟已丙辰春元伯
北歸孺人數攬涕而慰解之且曰汝父病未革時數言
兒如是已能自立矣吾豈有過望哉顧吾鄉土瘠而俗
汰其君子甘於豢而小人競於嚚吾所善某某兒師表
也其諮而後行乎他無可暱就者兒今悼汝父第一一
稟其遺訓則庶幾乎養志焉毋過自傷為也葢元伯嘗
以是語予予又以知孺人之能為母也予窮於世先君

之歿老而傳矣吾母又及於大耋不爲不壽然自懟無以慰吾二親者非獨以貧不能養也正以駑不自力即爲人所輕愚不適時即爲俗所忌長以此貽羞於地下矣故於孺人母子獨有感焉蓋親之念其子同而子之所以慰其親者有不能自必故也夫以元伯兄弟而爲孺人子目前可以爲娛而其後正未可量豈非壽母之所樂哉徐徐于于以享有百年生人之慶無以加於此矣雖然當小松先生時人之重輕先生乃其人自爲重

輕也於先生何與其在今日已有不同於昔者今元伯凡第一旦得志於時或求多焉或求昵焉茍無以望其腹則不嗛無以覆其瑕則不終吾知孺人之必復有以詒也試以是質之而進一觴焉其可乎

李貞母沈氏六十壽序

予友李翰林茂才娶於崑山沈氏其先嘗三代連登進士第邑之望族也當茂才不幸而早夭孺人年未三十寡居茹荼上事翁媼下撫孤兒辛勤之日久矣又能昜

其子勤學問工文章少以諸生有名凡與之遊處莫不稱其才敏接武而興日可俟也維歲仲春屆孺人六十生辰里中之懿親執友將捧觴為孺人壽謂予盍三世交而其年已老當不為靡詞庶可播於里閭也而以壽序見屬其何敢辭葢人有讀列女傳而獻疑者曰婦順即所以為母儀耳而奚以區別為予解之曰此各就所傳於古者而列之冀夫人之企羡者亦各就所遭而奉以為訓耳假令茂才得永年必以卿相顯名於時而孺

人約束其閫內以佐之箇婢僕愼扃鑰人必當其用用必嚴其防當不啻如今日徒以勤苦為也方其為婦則修婦順及其為母則肅母儀貴戚與食貧等耳豈有加哉予嚮悉石桐先生善與人交負氣慷慨傾肝膽以相親潔滫瀡以為樂陳鼎彝閱圖書繪畫以為翫以娛其暇日尤喜與同好者共之孺人偕其妯娌黽勉以奉其歡樂其天年豈有異茂才之貴盛而生存哉獨處勢有贍不贍耳吾固知孺人之孝養其獲報於子若孫可計

日而俟矣嘗試與諸君子憶之當茂才少時年甫十三吳興董宗伯聞其秀頴輒招致之日與諸名士同硯席已華有文名既而中第與庶常之選其逡逡退讓猶昨也而奪之年命也其垂裕後人而復以文章顯名當世詎不可必乎微獨孺人之食報而已將子子孫孫弗替引之以是為孺人壽可不可也竊又思之心以境為樂境以遇為緣何論得失固難期即戚欣亦有分必如此而樂樂在外物不如此而亦樂樂在内心若孺人之甘

淡泊而歷辛勤吾儕既熟聞之又獲與其弟和甫交尤悉其少而婉娩迨長而不怠益勤夫女而淑婦而順加之以母而慈以德若此福履綏之詎有涯哉輒書之以授緇仲為壽觴侑

陳母張氏壽序

予友宣君季嘉為予言陳母張氏之賢請為七十壽序於設帨之辰頌而祝焉其稱曰陳蓋邑之雙塘里人也母之來歸以冢婦相餘溪翁躬其勞既而與二介婦均

其分父歿無子於貲產無所取悉歸之為後者及仲子當為叔父後知其舅意有屬卒成夫子之讓焉翁喜為豪每勸之加慎朂三子使學為士皆見其成立葢為女為婦為母多有足述者予以為昔者聖王之化自身而刑家始於房閨而風行於海内非獨士大夫化之雖閭閻之女婦皆能以禮自防而勉其君子以正嫡庶之間至或勞而無怨過而知悔者無他則禮教先之也自其少時已教之婉娩聽從矣及乎為婦雖一貨一罷一餕

一與靡有私焉以示義無專制况其大者乎嗟夫禮教之廢至今日而蕩然矣情欲汩之習俗縻之自得號爲士人者然且以捷得貴富爲有才還顧廉耻爲小節尚安論閭巷小夫又况於門内之女婦哉詩有之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而易之詞亦曰無攸遂在中饋女子惟無所遂也而後其父母得免於憂雖儀亦遂之爲也而能勿憂乎此父母之心也惟恐其專而已若夫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栢舟以自多焉既沮我德賈

用不售谷風以自傷焉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燕燕以送歸焉孰謂婦人女子而獨無儀也哉故若陳氏母者可謂女而士行矣以其子之孝又獲交季嘉諸君之賢而咸為之祝人之所願天必從之此好德而錫福之旨也令妻壽母優游百齡而享有遐福夫非天被之祿也歟既以語季嘉退而書之以為序

陳任齋先生壽詩序

侯官陳侯再為令南越有聲及莅嘉定既期月而太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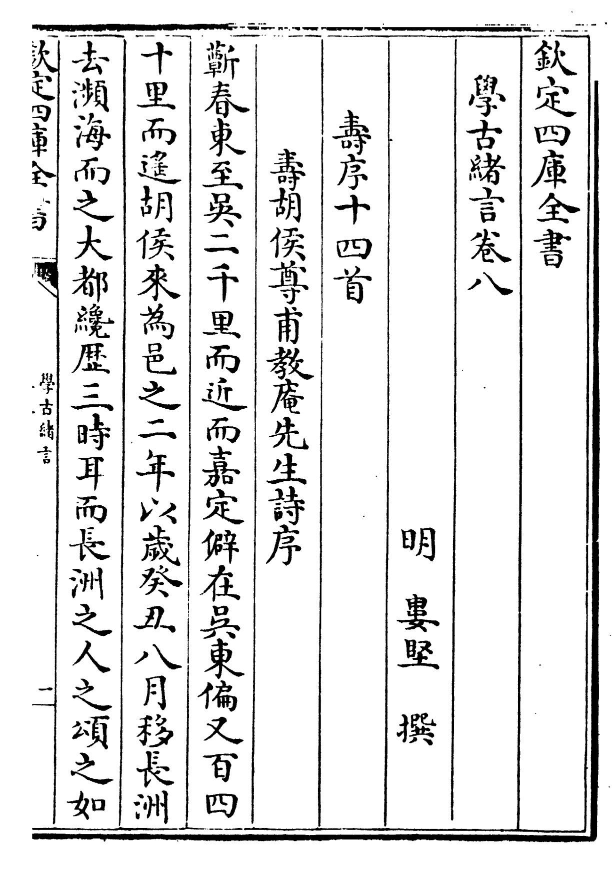
任齋先生始來侯曰親在遠吾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然
而不敢以亟也邑於吳土瘠民貧賦重訟繁未易以治
向吾未知所以為斯邑者需之且習其俗而和其民而
後及於就養比太公之來也適三吳淫雨踰五旬乃止
又風自西南駕湖水東下海之潮汐逆與俱溢橫所漂
沒二麥無秋春種靡遺侯乃徧謁上官為民請命還發
儲庤通市糴為賑饑弭盜之備蒿目疚心未有已也或
謂侯且無以奉寧太公雖太公亦必有不樂焉於是諸

生某聞而抗言曰是何意賢者之淺乎夫士自束髪治經經之言皆教人修其身以用於世故其為世用也施澤為榮屯膏為辱非獨賢令則然其親而賢也意豈異乎哉故孔子謂士窮於世則啜菽飲水盡其歡而亦足以為孝明乎在此而不在彼也如侯之賢實自太公發之其父子之間必不同於世之君子審矣且天災時有正賴賢人君子為民之庇耳比者嗸嗸數百萬齒伊誰之責哉吾意侯朝出而視事太公必屬之曰苟力可為

爾務盡其心雖劬吾不爾恤也夕入而侍側太公必迎
問曰苟事有疑吾且為若殫其慮雖老爾毋吾隱也爾
之能勤民則吾食於此土而安焉他日以爾故受錫命
於朝廷而榮焉計自今以往凡所以圖安斯人者譬父
母之為子謀當愈於子之自為謀耳若夫積資叙遷流
俗之所以榮其親也偷安歲月尋常之所以愛其子也
而豈所論於賢者哉某於諸生中受知特深頗能言其
父子之意故聞之者莫不以為知言昔晉袁甫以好學

才辨知名然不願居臺閣職而請為劇縣自效盖君子之欲有所表見於世如此今嘉定之黠者逋賦嚚者健訟二者卒難得其要領而重之以年饑於以覩侯之政必此時矣其賊且魯竊嘗鄙陽鱎之迎餌乃侯不以為迂且簡顧加禮焉其將遂使敝邑為單父乎太公今年七十有二邑之喜其來而頌盛德祝萬壽者已焜煌卷軸矣而博士先生與賢大夫士復盛為歌詩以進焉猥屬以前之所論序之篇首

學古緒言卷七



學古緒言卷八

明　婁堅　撰

壽序十四首

壽胡侯尊甫教庵先生詩序

蘄春東至吳二千里而近而嘉定僻在吳東偏又百四十里而遥胡侯來為邑之二年以歲癸丑八月移長洲去瀕海而之大都纔歷三時耳而長洲之人之頌之如

吾下邑也侯始東下益奉其二親以來逮今年春暮侯當以考績蒙恩而太公夫人亦皆康彊難老尤可喜也於是邑之以獻壽行者不以筐篚而文詞是徵濟濟蹌蹌亦不下於長洲之盛也諸生曹訥以少雋受知乃於邑之人士為侯所加禮而延譽者合其詩若干首屬予序焉夫君子之愛其人必本於父母頌其德必及於祚胤固詩人之指也吾聞太公少為儒嘗有意當世之用不幸淪落以老而樂有賢子以詩書之業潤飾吏治太

公之志之所求行將盡見之行事矣夫吳財賦之區亦俊乂之藪也賦重則不無積逋士多則不無負俗長洲之賦不知視嘉定何如要之為邑者率十五而催科而以其閒聽無情之詞況又加以過客之求稱日不暇給豈若東土之政尚得專力於其所急哉而俟以數月之閒從容治辦聞譽益章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吾意退食燕閒太公必熟計兩邑之異同而折衷之固非儒生之所及知矣竊嘗論君子之異於流俗者厚

自待而望於人者輕不求同而取於人者博骯髒者不憂其難合而輭媚者不患其易投此子產所爲不毀鄉校而子賤之驅車於陽鱎者也夫然士雖有負俗之累吾有以待之矣庸何傷故曰鄉曲之情非所論於涖官愛憎之常非所論於取士二三子之賦詩也雖有祝詞豈能加於南山之壽松柏之茂哉則請言其所以致此者詩不云乎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夫上能以德化其民下能以飲食宴樂安其生而歸德

於上此世俗以為迂而君子之恒汲汲皇皇不忍忘夫斯民者也詩又有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斯以知孫不謀不足詒子不翼亦不能燕也以是頌太公夫人之所以教不可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以知孝子之行施於人無窮而干祿豈弟則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以是頌侯之所以孝不可乎若曰命服之榮而已葢士大夫之遭時獲寵者為不少矣

溪山堂壽詩序

士大夫閒居無營每思自放於登臨以為樂顧邑四境無湖山之觀往往浮舟郭外隨柳陰竹風而止焉相與陟數仞之丘極目百里而遙以發舒其意然終不得近在跬步接之几席之間獨城南潮汐微緩波澄不流藻荇如畫居人高竹連舍於園圃特宜舟行南可五里折而東里許望之四山圍合有堂翼然則石巖方伯之溪山堂也因友人别墅而改為之東偏為宅一區入門水東西流達出舍後春時緐桃夾岸漾為錦漪公諸子讀

書其中焉而茲堂别峙水西豁達夏凉公始伐竹穿徑以為山鑿南之池加廣且深復引而右北合於左流以益山之高東山曲折如列屏障而西南之山澹澹焉若晴雲浮空趾入蒹葭深不可極堂臨渺瀰梅林拱之得月而幽得雪而奇距堂之北數十步渚蓮隄柳濯濯焉冉冉焉相映發以增其勝公每與客圍碁飲酒於堂中見夕陽在嶺必登眺舒嘯焉而月白即泛舟於是焉向之不可得者一旦凭几席而接之矣公未壯出仕及艾

歸田楚粤之交嶺南北之山川當極天下之竒觀矣而歸復寄情於一丘一壑夫山水之好人情所同也然惟仁智者得之性中而遊於物外故孔子稱焉吾意公之名斯堂也將必有樂乎此矣或謂士之岩居川觀自得其志而終其天年者葢不得已而逃焉若施用於時則其端凝不動山也虚明不滓水也又何暇於外物為哉解之曰窮通時也不榮通不醜窮性也故投閒置散棄斯人而遂其身非君子所安也然或厭寂寞以為槁則

不愉秉權藉勢瘁其躬以利天下非君子所恤也然或
挾圭組以為榮則不恬非恬非愉性乃離矣豈復知有
山水哉若夫仁者智者彼視其身猶寄也而山水直寄
所寄也或出或處與天下同其愉悴而於吾性初無加
損故其樂全而其壽命可長此豈非公之所以志與開
歲二日為公六十初度二三子謀繪堂為圖又賡再歌
以獻壽焉予雖不文輒繹孔子樂壽之指以冠於篇首

太僕申公六十壽詩序

傳稱六十曰耆亦曰老之將至云爾葢自既艾之後君子之為世大用其尤在斯時矣今吾元渚先生當其未衰嘗乞身於朝歸侍二親皆以中壽仙去比服除而春秋甫六十叔達為文壽之期以心腹干城之業不亦宜乎古之人葢有以耋耄為時所倚重者非其勲名早著素見信於人主亦何由眷注不衰而聲施至今也哉葢士當平世雖負經世幹略或未試用即用矣或未究其才有能深知之者鮮矣吾安知先生不遂無意於今日

乎私念吾三人者之獲交殆三十年於茲矣輒復相與賦詩道鄉曲叙疇昔以致其相慕愛之情而予竊重有感也當上之初年委政輔臣呼吸通於宮府而血脈流於寰宇奸宄自消邊鄙不聳雖微傷峻急而吏治蒸蒸有中興之象焉其後劑之以寬和乃漸入於隤廢至於今而有黷且汰無綱與紀如是而曰理安譬之負痾雖膚革充盈而常若有眩瞀痿蹷之憂庸醫拱手坐縻廩餼或且攘臂其閒妄投湯藥益以困頓縱有盧扁若非

望而驚走必且譙訶及之矣竊以為仲尼道大終於莫容用行舍藏獨許顏氏而子淵卒未嘗仕也其餘小用即小行葢有舍之而不能藏者矣方今循循者既弗克勝其任而譸張為幻之徒又且以膏而沃火即有知先生而薦起之能盡用其籌策乎能旋試而速效乎叔達葢惜夫有可用之才而世未有能知者故相為憤惋而言之耳未暇論於今日之事勢與夫當事之難也昔者夫子嘗曰智者動而樂仁者靜而壽始予未得其解也

其後觀於昔賢之論以謂道一仁而已智者知求至焉故動而時與之合有合焉則宜其樂矣仁者不待求焉故靜而常無所為無為焉則宜其壽矣於是怳然悟曰此殆安仁利仁之義疏乎今先生所求於壯盛之年孚於家邦之人者亦既動而得樂矣盍姑靜焉無為則俞俞憂患不能處而年壽長矣他日苟有用我執此以往雖動未嘗不靜也其為樂且壽豈有涯哉將進而與昔之耄耋者比肩請以是為先生祝

張氏家慶詩後序

昔者讀書至洪範信以謂好德錫福若影響然其後觀於古今之變喟然歎曰凡箕子所陳皆王政也王者有作則夫好德而備福者皆其所錫也君子曰福吾不能必也吾知勉於德而已於是焉或剛克或柔克剸而歸之於平康正直葢所謂攸好德者如此中世士大夫進而騖於名位若不及焉退而騖於豪侈若不及焉至其脂韋俯仰以取容湛溺盈溢而不悟有能自克者鮮矣

以予觀伯常先生甫壯而出仕踰艾而乞身所至不為赫赫之名而君子莫不高其守小人莫不頌其仁一旦以母老請終養田間當事者欲挽留之而不得也予以是知雖三公之貴有不足易其一日之養矣顧非其母之賢能無眷眷於子之榮進哉於是人子雖欲自甃膝下之歡而爽徊顧望進退之間果能自遂焉若此哉吾聞太淑人既貴且老猶躬自績紡有魯敬姜之風門內化之皆習於儉勤然則伯常之得行其意緊太淑人之

成之也有園在宅後先生日往獨居其中挾一奚自隨而已春秋佳日時奉版輿以遊母子蒼顔白髪相對如童兒時懽也此豈可望於世俗人也哉人徒知先生逡巡退讓宜為福之所集而不知其中有介然不肯茍同者其接於人也以柔克而律於巳也以剛克是故宜違可以後人而寧拙毋巧奉養常不如人而寧儉毋奢以是娛侍其親非所謂好德而備福者歟予既嘉其母子之間能自相成且竊見其閨門燕喜相與幸夫安享今

日之福者其必不忘所自錫也於是敬繹洪範之指而序其後

潛山先生沈君六十壽詩序

潛山先生者友人沈君用卿方為其邑諸生師因而稱之也君今年六十矣其生之辰以中秋後五日於是忘形之交徐允懷唐時升婁堅金兆登相與賦詩因君之屑寄以為壽咸謂堅也頗好字畫屬以筆札輒復叙而進之憶予童時識君比冠遂獲磨礲於文章鎔冶於德

義嘗同栖石湖之治平僧舍裏晨露之清華醉夕陽之
遐景濯以澄波皓月而焦腑俱凉醒以遠鐘犀唄而素
心雙領時相與慨然有當世之志顧君璞未剖予行屢
蹶坐銷壯齒爲可歎也昔歲丙申共遊合肥航丹陽之
晴湖則月露湛於漣漪犯天門之駭浪則霜風號於澎
湃陂陀贏馬遠懷洗耳之賢漾淼危檣近數興王之佐
每託詩篇備存感慨已而青眼難逢素絲多愴君旣貢
於澤宫予乃逃於梵筴彼二三子亦復阻燕臺而長悲

駿骨望海若而自分枯鱗皆太平之不遇人也君中歲抱痾經年閉户獨有吾儕時聆謦欬然而杯酒之歡久隔過從之跡徒勤自再駕郇魯之郊而腠理漸還其舊及一官吳楚之徼而背菪且安於貧夫灊皖伯之國也而漢武之祀為南嶽者有天柱山焉北矚盧子異時割據之所爭也西望齊安昔賢放逐之所棲也而誌公錫泉燦師窣堵皆在境内近凭籃筍遠棹輕舠不過一舍之程時豁百年之興亦足樂也心安斯百骸俱適體適

斯宿羔全祛固其宜矣秋風漸涼壽觴斯舉吾四人者徐長君三歲唐與齊年金視予予視君猶君之於徐也追思弱齡有如昨日良壽命之足娛寧遲暮之為歎雖千里阻修而寸心來往室遠人邇斯之謂歟予嘗嘐嘐妄意古人可跂而君獨踽踽實薄今人不為或入狷而已優或去狂而猶遠言易行難子慚君友今之賦詩各寫平生貴在稱情永以為好彼有同賞出而視之或屬和焉

張太母顧氏七十壽詩序

春秋時列國之君及卿大夫歲時相會同聘問未嘗不賦詩以見志而當時有識者往往以一言逆定其禍福殆無一爽者然未嘗自為之詞也要皆出於太史所陳以觀民風者而已至於閨房之內迹尤易湮若劉向所叙列女殆多不能詳而亦必稱詩以著其襃貶後之君子考驗行事而裦徊吟諷以想像數百年之遺怳若親見之也東漢以後文日以靡葢皆有餘於詞而典則不

能逮矣至唐宋作者始力追大雅雖其詞或難或易其指或顯或微要之非深造其域不能識其所以振起衰敝之意也若夫閭巷之小夫老婦非真有卓然可稱不經見於詞人之筆而近世多茍殉所好雖亦華然鏗然按之實枵然也葢吾吳獻壽之文其尤矣間有好古之士自編其文特置須禱於卷末若曰此古人之所無有也聊以應俗而已以故其文獨爾雅可誦尚不能然寧為詩其勿為文此子向之所持論也太倉曹亢宗過余

而言曰當歲甲申時夏之先人與外舅張弱冠同為諸生始相識而先生亦以是歲廩於學宮自後遂為累世通家今外舅早歿而顧太夫人壽七十尚康彊無恙將往祝焉敢請賦詩以侑觴且為之引以見吾儕之好古而不同於俗蓋如此也因憶予方壯辱昭服先生邀同硯席遂獲交其三世又及見亢宗少能誦長能為文詞今三世之交皆已為陳迹亢宗年且壯而予益頽然以老矣然不可得而辭也

職方殷開美丈七十壽序代

職方殷公既還里第日與其徒飲酒賦詩以為樂每遇境與意會未嘗不相求也花時扁舟出郭近則竟日遠則連日夜供具無倦容文酒之會不以凉燠辭雖過夜分非坐客莫能留終不先言别去也歸後八年為歲庚子而公壽七十孟陬二日其生辰也邑大夫士之相慕愛者謀為公壽而以序見屬予謂士生於時非早露鋒穎即自致於公卿則沈鬱未有聞而一旦驟以科名震

耀於時俗然而魁偉卓越之士中所自負幾不可一世而卒以廢棄爲太平之不遇人者葢不少矣獨公未弱冠而知名顧久困諸生踰强而薦於鄉又十年而後成進士出爲方州牧已擢官京朝佐大司馬圖畫所以鎮撫遠夷使咸知慴於赫濯而又差次天下桀驁拳勇之士人各服其心雖旋遭讒謗未究其材用以歸而其志亦可謂少酬矣當公之未遇也人咸爲公有遲暮之歎而其氣未嘗少衰於時尚未有子又若不以嗣續爲念今

之歸也且以暇日指授長子以藝文之事而忘其疲也至親朋過從則擁稚子於膝屬對如流以為歡蓋公嘗官要地矣而甔石之儲屢空雖貧如素士而四方之以旨酒肴簌餉者又常足以待賓客夫其稟也厚故其發之遲其得之也艱故其優游於暮年也不富而樂不以老而衰舉世人之所羡為福澤者無一不有而獨其神王氣盛猶如少壯此蓋山林寂寞之士所挾以傲貴富之人者而公獨得兼之然則繼自今以往公之益自得於

詩酒以享有百年之樂正如既老出仕倦而後歸而從容以教子為樂持劵而責於天其亦必不爽矣是可以侑萬年之觴否乎諸大夫士相謂曰然遂請手書而進之公夫諸君子之齒亞於公而又少相習莫如錢德化仲與既同歌鹿鳴又同登第者則時侍御汝健自宜有所述以揚厥盛美然皆以予言似有當於頌禱故輒撰次其語以為公壽序

徐二丈涵齋先生七十壽序

士之能世其家者不必珪組以為榮視所以為業而已士之能尊其生者不必導引以為壽視所以為適而已嘗數稱斯言以質於人而或未之信也曰世所以貴士以士能為可用耳珪組葢所以旌也士誠束髮受書而終老無所用於世非獨世俗所姍笑雖厥祖父之望於子若孫者豈若是焉已哉至於壽夭天或司之然而沖虛澹泊抑亦學道觀妙者之所亟也而獨區區於意之所適不乃以有身為大患歟予以謂世之嵬瑣齷齪幸

而遭時者殆不少矣又安知名聲不彰爵祿不及者果無當於用哉夫既承珪組之遺脩詩書之業而見擯無所知名鮮不戚戚以自傷彼不能知將又笑以為不自量也吾故曰覸其所自為適而已豈與夫追逐嗜好汩汩每若不及者同乎哉邑之故家其最著曰徐氏自中丞少叅二公父子繼起為時名臣迨今百數十年之間子姓之業詩書而能文章者多有然而未有復為時用如曩時二公之盛者也少叅之曾孫曰涵齋先生雖老

於諸生無珪組以為榮而先生弗慼也曰吾知嗣吾先世之業而已既而厭薄棄去則日與里中故人為酒會以娛晚歲會之日博奕諧笑終日無倦先生獨以齒牙脫踈不多啖肉而頗能食酒然不肯竟飲飲亦不肯竟醉每與客縱横決賭至夜闌不勝栝酌猶若不忍别去葢其不以困窮挫折而能自適其意以無伐其天和者如此既壽且康不亦宜乎是歲莫春二日為先生七十生辰諸嘗與為酒會者將往稱觴而屬以一言為侑予

故稱其不珪組而榮不導引而壽者以頌且禱焉益曰士遇合不可期要必有無忝於前之人者若乃桑榆之年不早自適而猶汲汲乎以外物為榮顇是則先生之所嗤也既以告於諸公因次其語以為壽序

封小莊翁七十壽序

有田一廛勤力其中俯仰皆賴以給子若孫能世守之而無替其業此足以老矣而世俗不善是也高者誦詩書號為儒以競於時幸而得則身榮家肥為世聞人其

次服賈以居積致素封終不為農以自勞苦然而貴盛之極衰亦隨之末富以啇或漸而靡貧可俟也夫農霑體塗足暑雨劬勞而莫必有秋然幸而不為里胥所困猶得長子孫飽麤糲以卒歲焉惟其黠而用事於官者更為侵削以自潤曾未幾時而不保其室廬矣乃有悉閭閻之微隱究因革之便宜進不逢有司之怒退不失小民之心身家俱泰無忝於前之人無憂於身之後非才且賢者弗能也若吾小莊封君其近之矣世為城南

農家軒冕之榮什一之利非其好也力耕以謀生而閒則漁獵前史用益廣其識焉其行方於孝友尤隆也其進止雍容可觀言邑之故事孰異同於今與政之得失民之利病歷歷可聽也君今年壽七十矣猶子某吾甥也以翁九日生辰告而請予為頌禱之辭始君之尊人柳莊翁與先大父交好兩家之嫡長遂通婚姻予曾賦詩為翁七十壽時與君皆未及强也倏忽不意便為六十外人而君且及其父之年矣予本農也雖學為儒走

薄宦於風塵意不樂而歸歸復為農以老以是知君之生平有無羡於貴戚者矣况於末富哉顧非君之才將見困於追呼期會何暇為田畝之樂而君又不以其能故更求豐饒守先人之廬使子孫永為庇焉時和年豐公無逋賦私足自給葢君不獨以才也賢遠於人矣此其能優游以老者歟重陽令節景物高潔黄花滿籬白酒初熟親朋在坐更勸迭酬自今以往且歲歲就君而醉焉以自放於桑榆葢老農之樂吾兩人獨能知之信

未有以易也酒酣將别於是歌以言之城之南垂柳毿毿土廣平兮宜稼水灣環兮採藍誰氏之世業兮給石與瓢秋以釀兮飽且酣南莊之柳其人世多壽綬若若兮金拄斗不如樂此田畝吏不叩門兮盜不伏莽呼我鄰兮聊與之飲酒

吳母翟孺人九十壽序

生人之欲將必待物而足乎物固有不可必者矣有待故不能無求不可必故患在求多樂莫大於知足而已

世之王公大人其求得欲遂豈不百倍於恒人哉而汲汲每若有不足之患若夫田野之窶夫所望不過於朝夕所圖不過於尋常幸而無飢寒之憂則快然以自樂由此而覾有餘不足者不生於外物而生於所求之廣狹也雖然人之有求固也而獨閨門之内則幾於無求何者其所職者酒漿其所勤者績紡凡戶外之事舉不能以自必故也顧其狃於貴富者亦未嘗無侈心焉惟夫處所不能自必無貴富之足狃亦無貧賤之為累而

寬然以終老此必有常見其有餘者矣以予所睹若吳母瞿孺人者其所享不已多乎然非獨其子若孫常抱不足之憾於其親也雖閭巷之人亦然曰是耋且耄者以望於綸綍之榮鼎烹之養不相去遠哉嗟夫彼固未足以知此也吾意孺人其必能知之矣孺人有四子皆同生其伯仲力於農而叔季皆筆耕為養雖未有一遇然皆足以娛侍其親一樂也諸孫滿前耕而獲獵而饗後將必昌二樂也自年四十即持長齋既享清淨之福

而又植人天之果三樂也夫如是雖綸綍冕養殆不復為榮而尚何不足於中哉此非儒人其孰能知之始予弱冠即與其叔季交好以行與文相劘切叔獨行君子也屏居郊外以讀書灌園為樂舍傍有老桂二株老梅數十株花時每一過之愛其有蕭然自得之色季獨侍其母居城中奉儉勤之訓能更飭其故居而教其子又已能讀父書尤孺人所為顧之而喜者也是歲癸卯孺人壽九十高矣屆設帨之辰予之友某某謀所以為頌

禱之詞而以見屬予猶記少時數過外舅家嘗一拜孺人於中堂葢外姑之姑也長於姪七齡而今尚康強無恙方予獲交其子齒髮皆壯銳然有四方之志而今亦荏苒衰矣既不勝今昔之感而益以知孺人之所享惟其無過求於物所以常見其有餘而形神俱泰以漸登於耄耋耳傳有之不貪為寶斯言也可以治生可以永年予於孺人徵之矣遂請書之以為壽

王母黃孺人八十洎長君六十壽序

洪範言五福攸好德居一焉之一也所以為五也彼四者懸于天而一者存乎人脩其人以致乎天有不可必焉而合焉者其常也或者以謂王公大人其福澤其行事有特異於尋常者故脩違之應若景響至於田野之間閭門之内安其愿樸之分而無敢求多於造物其人亦不少矣則夫天人之際宜亦謬悠而不可致詰矣以予所聞若王母黄太孺人之壽考康寧也長君之兄弟子孫以農起家積貲至富而漸能肆力於詩書以潤飾

其先業也斯於福可謂已備矣夫豈無德而致然哉太孺人之為婦為母不可得而詳聞少而相其夫子則以勤晚而訓敕其子婦與其僮奴必躬率之以儉曰家幸饒不可以溢吾分也長君以醇謹退讓稱不能如其仲積纖成鉅然吾聞王氏之產雖日加拓頗錯置於四郊至所居洋涇之傍與其老隣人共之不求兼而有也殆所謂攸好德者歟如是而富壽康寧宜矣今歲太孺人齒登於耋其生之辰在夏而長君亦以某月某日為甲

子一周其從子伯雲甫謁予而言曰吾伯母與吾兄之壽竊思乞言以侑一觴顧不能必其核也不核雖張而大之不足以為榮也子好古文不於其辭而於作者之旨敢以請予既不獲辭則為序其家世福澤而本之以攸好德夫太孺人二十而生子子且壽矣尚康彊無恙福可知也長君年六十而奉其壽母子孫滿前菲不廢禮費不及奢福又可知也惟勤惟儉以力作而謹守之睦於族黨以及於鄰之人不忮不偪歲時之間遺往來

與里中父老長若平生驩也盖一者脩而四者嚮臻五福備矣豈得謂天人之際果不可知也哉且吾又聞長君之元孫勤學殖以自廣而不屑於膏粱紈綺之習伯雲試以予言質之其亦為然乎否也

顧母周太宜人七十壽序

昔周盛時海内寧謐百昌遂長其民安於上之德澤以仰事俯育而人有遺秉滯穗之利其士大夫進而宣力奉職退而羞其食飲以養其父母以為樂於閨門雝雝

愉愉莫如成康之世葢自文王之受祉新命其脩身刑家内有關雎之后妃而下亦有鵲巢夫人能循法度以相其夫子故若此盛也及乎季世而公父文伯之母猶諄諄以勞逸為訓所從來遠矣我國家承平既久當正德末年識者方虞其惰窳而肅皇帝嗣興聿新大命天下又翕然一變至於今適三世則成康盛際也士生其間乘時自奮邀朝廷之龍光以為親榮而又無賢勞之感豈非幸之尤者歟歲十一月吳江顧大夫道行先生

與弟太學君道明以太宜人壽七十率子姓祝無疆焉而十有三日實維設帨之辰於是邑之姻黨咸焜燿其祝詞以稱道感美而余不佞適讀書里中遊先生父子間甚習有授之簡者不敢以不文辭竊惟太宜人少而寡居含辛茹苦教其子使克遂有聞於世令子孫滿前蘭茁其芽拂髦總角而朝者相踵也此人之為太宜人慶者也長公既仕於朝嘗乞為南曹郎以奉太宜人朝夕已而北走齊魯南入閩粤遠在數千里外雖有弟侍養

以娱其親然念太宜人之恩勤不欲以祿養故久去膝下年未艾而亟自免以歸此尤太宜人之所顧而樂者也然予獨自有感焉太宜人之生為肅皇帝之二年其後恭肅公服在大僚佐天子進賢絀不肖以振起一時之治以故四十餘年之間吏治蒸蒸民生樂業雖亦有疥癬之疾發於四肢而天下安於覆盂先帝繼之內順外威熙恬至今葢太宜人之少而婉娩長而拮据追老而優游冠帔以安享太平之福者其猶鵲巢夫人之遺

也歟昔吾觀於小雅自六月以下以宣王中興而祈父之詩不免致憾於有母尸饔者何哉葢當是時南征北伐氣象赫然而天下之不安其生已可見於言外矣何必北山陟屺而蓼莪缾罄哉然後知成康之世之極盛而文王之德之遠也則夫太宜人之承籍世澤自少至老雖中遭荼毒而獲以垂白之年御板輿於湖山林麓之間問桑麻蔭榆柳含飴弄孫以為歲晚之娛者雖敬姜之食報宜然與其子之賢克自樹以慰其母之心然

豈非遭際之幸而適當國家之盛時哉敬書之以侑萬年之觴

陶母許太孺人八十壽序

予遊太倉友人曹周翰為我言陶君名逸則有志行妙能為辭章已得其文讀之又數與之接知周翰之言也信然吾觀逸則負氣慷慨似不汲汲於世俗之富貴者顧至於得失之際似亦不能釋然於懷意頗疑之盍予猶未悉逸則弱冠而失怙恃十年來煢煢與其祖母許

太孺人相依為命今逸則之齒逾壯矣學已成矣而不獲徼尺寸以為太孺人榮宜其以是戚戚也余既窮於世二親之年皆望七顧以駑緩自廢而猥言澹泊中心忸焉古人有言約其身而儉其親不可以語孝審如是則昔之簞瓢陋巷甕牖繩樞之士幾不得為人子矣嗟乎啜菽飲水盡其歡此孔氏之家法也彼其人皆得聖人而為之師其所自立有不同於尋常者雖其親亦樂而安焉其不汲汲於富貴無惑也今世之士自束髮即

志於功名或不自力而廢即自力矣又不幸不得遂其志此其視聖賢人何如也而忍以自解乎然而孔子之徒自顏淵而外希有不仕者率常為小官非必皆喜於自效或亦以貧不能養故也如逸則盛年能不懈於學問以究其志則其有聞於時不遠矣以太孺人之茹荼拮据以育以教而使逸則克嗣其先業天之使食其報也亦不遠矣吾又聞太孺人自其未笄時已能窺佛法大義常夢觀世音大士提耳示之既歸淮里先生方辛

苦治生幾廢尋繹年三十而善病旁及於悟真參同即性即命了無障礙今年八十矣而形神不減少壯人若太孺人者殆所謂宿植德本者歟雖逸則之不以貴富養吾知其必恬然安之也然太孺人之訓課其子若孫極恩勤矣不於其子必於其孫吾又知逸則之志之必當酬也是歲夏四月三日為太孺人生辰凡所與逸則善若周翰輩視太孺人為太母行者將舉萬年之觴而屬予為之辭因歎士窮於時雖其天性之受容有不得

而展者常感念二親能安予菽水之奉故樂道太孺人之懿美以慰逸則焉逸則之貧至筆耕為養而能奉太孺人遍禮名刹以慰其皈依佛氏之心則予又愧之矣

壽朱濟之凡六十二詩引

朱濟之凡長余九年甲辰之歲六甲一周矣憶自弱冠從君遊逮今三十年每一相過君未嘗不留予深坐醉之以酒棋局詩卷間出以為娛往往至宵分乃別君饒酒德予飲不過一二升而顧與之同嗜君有圃池數畝

去其家不百步而近花竹叢亹尤多植巖桂花時或風雨亦必往遊焉顧予雖嗜酒而不喜列坐終讌見肴蔬盛設則歡適之味為之漸減以故獨喜過君君既率意而留予必快意而返坐起無常列酒茗隨所須自許得酒之意者無過余而能適余之意者無過君葢麋鹿之性然也追數自少壯至今各衰且老矣中間所以為樂亦微與世俗異況自今以往蒼顏華髮相對蕭然生人之欲漸寡勞生之事漸稀相與遺形養性以終其百年

則吾與君遊處之樂殆未可量也頃嘗為文以壽君而又賦二詩寫予之懷故復叙之云爾

學古緒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張信

學古緒言卷九

明 婁堅 撰

墓誌銘五首

邱先生墓誌銘

邱先生疾且病其所與爲執友及忘年之交日往問焉朝而往則日中還晝而往則日入還環坐卧榻前與相對如平日見其談笑於死生之際真可謂聞道者矣先

生之從弟縈為縣主簿南越歸道死會將葬先生口占
為之志命孫麟德書示其友且曰吾雖旦暮人然為此
文自謂於敦薄立懦其殆庶乎未歿前數日曰吾不可
以終於私寢促舁就中堂問何所苦曰無苦也問何所
見曰吾於神清氣定時見若童子者立於前意吾之神
守將離其舍乎長與諸君子别矣各好自愛復字謂婁
堅曰子柔吾平生不喜諛墓且沒齒無所樹立何足言
者顧吾自兒時知嚮往追老猶兢兢此不可不令吾後

人知之子為志其不誣已而漸革以歿嗚呼今而後吾黨其無以為師矣嘉定之邱氏著自勝國時貴五公由邑之皇慶里徙今居在茭門涇之陽鄉曰服禮先生其七世孫也諱集字子成初名朱因避國姓改馬父大理寺正公諱峻登嘉靖已丑進士第大父封評事公諱鉞曾大父諱剛能拓貴五之業始以本富者也先生為寺正公仲子兄東弟棟母張安人生而端凝幼不好弄甫六歲評事公授以詩即欣然誦不輟若已能解者八歲

受宋儒小學書一編曰吾必如是不敢失尺寸也評事公既奇愛之因令乳媪私為之畜及讀至子婦無私貨即時獻還試固與之終不肯取稍長讀書務通大義不屑意科舉之學寺正公亦不之強也笑曰昔揚子雲口吃默而好深湛之思吾兒類是矣年十七既通易論語孟子則讀尚書毛氏詩及三禮又泛濫於濂洛關閩諸儒者之言嫉時俗之言利而士大夫又往往以聲伎為娛因著孔方傳俳優辨以刺譏之明年補諸生見其儕

惰不能為容而學宮行釋菜禮又野甚即詣博士先生上禮樂事數十條人咸笑以為迂乃憤發著論言周孔教人如以隄防水不可決也而世之君子乃曰聖賢人安可睎吾且為尋常之人而已是為吾道之異端不在緇衣黃冠而在簪裾之徒也論出人益駭且怪獨唐先生欽堯潘先生士英聞而韙之欲從唐先生受業唐辭謝數四曰子吾所畏然卒師事焉寺正公卧病京師使來召先生諸父謂其少也遣兄東往焉會疾有閒兄遽

歸未幾復名先生即日攜二僮觸暑馳二十日省父於寓舍父方困頓甚見之喜且泣曰吾思生入吳門幾汝來草疏請告耳退即代為草疏上又兩月乃得歸以憂瘁故病七日不食幾死終不令父知之歸而寺正公病日深欲及身分異諸子至析箸之日兄弟各有所請先生獨曰父為之主寧有不平而須自言耶當是時邑多逋賦先生之鄉為尤甚伯兄遊太學頗快意裘馬積逋至二百餘金諸父以為兄宜獨辦先生不可卒與共之

其後兄仍坐法當謫戍脫身走不顧也先生裹乾餱徒步代訴於監司日往返數十里經月餘監司下其詞於縣兄終不歸縣令因繫先生獄乃從獄中列逋者主名兄不應獨坐罪以得釋方被繫時獄大疫令樓君曰吾憐丘某無辜亟出之既出夜還其鄉橋不可渡乃伏而膝行至家即昏眩已促具浴吾不可以垢穢入祖宗祠宇也葢其折辱窮困幾於不免而守禮不懈益虔如此嘉靖中邑四境嘗被倭先生與伯兄俱為賊所得礪刃

於頸殺人以恐喝之乃指身所瘞藏處發以賂賊獨殷氏寡姊所寓篋中裝百金悉完而歸之人或聞而問焉先生曰吾瘞少於姊故指以為賊捐然賊所發先生金實再倍意不欲因以為名耳姊後以守節當得旌為胥吏所持先生囊空無金錢慨然嘆曰今我在也而沒賢姊之名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卒為經營得之寺正公清白無遺貲所分授皆先世產已經剷又連困於賦役貧不能自存乃奉先主往依外舅周翁居焉周故太

倉望族翁鎧無男子指其所居謂先生曰里中某覬此久矣價可數倍饒吾將以為若資先生默然不應也居久之宗伯徐公請告還里第問知先生狀曰豈可令吾老友長播遷哉為買屋數間招先生還與遊處比徐公卒而先生榜其堂曰敦義示子孫勿忘徐公也先生既脫其兄於罪兄歿子衍慶復以盜用官錢律當永戍匿不敢出先生行大雨中水及於胯往求得之俾籍其田產僮奴糜以為償宗伯公又為言之於官曰此縻吏孫

可念也衍慶亦得無坐嗚呼先生之貧至無以為生然其處骨肉之間不復自顧其力而先後多賴以濟此誠篤行君子之效已自其還居邑城食貧如故然處之怡然常有以自樂雖少壯時刻勵感慨之意亦與年俱化焉素康強健飯一日臨食而嘔積成噎以歿享年八十生嘉靖甲申歿萬歷癸卯葵以卒之年十二月壬寅墓在寺正公兆東數十步子男一人曰繩祖女一人嫁諸生錢珮孫男一人麟德也孫女二人長嫁諸生周道立

次未字先生嘗别自號曰寒谷子人多以稱之所著有陽春堂稿横槊小稿傳家錄掛一備忘筦程班凡三十卷藏於家嘗歎以為譜牒不可攷而郡望已無足憑我聖祖之不宗沛國卓矣而時俗猶承襲謬舛一何陋也於是倣史記之文作族譜十篇先生行至方造次必依於周孔至其貿交若張先生應武唐先生之子時升新安程嘉燧及堅而四傾好言老莊及釋氏若與之異趣先生顧心喜之曰自吾得數子解釋膠滞幾於大通焉

平生於嗜欲泊然獨好遊佳山水及訪古人之遺蹟窮幽抉閟往往於居人所不能知者無弗徧也圖書之暇尤喜觀三代以來鍾鼎敦匜瑚璉琫珌璜之屬考論其制度不失毫釐謹書之以識曰吾生三代以後得觀古人之遺器可以想見其人焉於書無所不好或時親故醵會手一編不顧就問何書則啞然笑曰書無足觀者恐遂置之或遺所不知耳然尤邃於禮器及度數之學一見即通曉可按其故試為之程君將還葬其父新安行

山谷間念非常平舉不可先生為口授其度既成以試於傾仄如平地獨兩扛不能調先生曰是木之性有陰陽也以浮於水而諦觀焉更制之即安銘曰

邱在於周始封呂扶風以還世可數力居及堆代北來中間雜糅無復譜遙遙華冑疇逖稽宣真有副在左户近傳芡門繁以昌皇慶來遷由貴五爰有裔孫勤網羅斷自七傳為始祖斐然十篇詒後昆吳郡之邱略可覩德修身蹇命若何雖困而亨友千古刻詩玄堂耿不磨

世世子孫紹厥緒

宣仲濟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宣氏諱應楫字仲濟别號適吾子自少以勤學工文見推流輩顧其所自刻勵常以抗志篤行為先不專於文辭久之里中人無壯老賢不肖翕然皆信之曰此古之君子也既連蹇困於諸生益務為逡巡退讓磨礲圭角庶幾無忤而已終不求與俗合而獨與其同好為社會相往還至年八十有六以壽終嗟乎世道交喪

而今而後幾不復有斯人矣曾大父諱某陝西西安府同知大父諱某蜀王府典膳父諱某山東濮州判官母莊氏與伯兄某張氏姊邱氏妹皆同生先生長身玉立丰度端凝望而知為長者其學多得之崑山歸太僕故於論議皆有根據當是時邑之宿學數公皆折行輩與交因得益廣其見聞不專一師而與之儕者皆少俊卓犖相會於藝文升堂覩奥其人多遂聯翩奮飛以去而先生翩屢鎩荏苒以衰矣予甫成人即從先君子後沚

筆伸紙侍先生於硯席見其枯坐湛思不輕出一語及點定出之讀之雖不能盡解知其非茍然也先生亦撫予而憐之稍長益親暱然所聞於先生往往好言先民之高節質行以相勗間及於文十才二三而已友人張君仲惠時稱夙慧一日謂余吾不能稔知宣二丈也設督學御史鎖院給片紙令諸生黙疏所識賢者則吾必以先生應矣其為後輩所嚮往如此先君之齒少於先生十年早歲同學晚通昏姻至其臭味相投尤莫逆於

心閒居嘗嘆曰吾所與交多可稱述若乃敦孝友恥機變始終無間然仲濟一人而已及先君歿後每一侍先生聞其追敘疇昔傷匠石之質死而伯牙之絃絶也相與悽愴久之乃別數年之間先友彫落殆盡而予亦從哀得白矣此其欲舉筆而欷歔不能不潸然於古今之變者也先生既擯不見用所施不及於遠其處中外族姻之間無一事不依於長厚有貸而無責薄來而厚往以窮歸者雖平生無半面必受而庇之以槖寓者雖造

次不及識必全而歸之嘗以試事至郡城暮夜卻自媒者旦遂别去其友怪之而祕不以告也特嘗語其子若孫耳晚歲家益落矣為二親卜宅穿窆獨身任之曰苟力所及何必煩吾兄耶其接於人温然退然其持於已凜然闇然故雖與之習者莫能詳也即未必深知之者亦能言其概焉若其為公正發憤所暴於衆人之耳目者友人以盜死倡其執友言於令必盡得其賊乃已先生雖不幸不遭時所自樹立即此可概見矣始娶李柔

婉明慧允有婦德濮州之葵自為志祔焉詞甚酸楚繼娶沈雲南金齒衛經歷諱燿之女也兄弟為給事御史邑望族也年十六來歸莊太夫人之嚴也鮮能當之者而不少迕於辭色先生之勤施也人多負之者而未嘗一問其出入課其子數有夏楚之儆撫其女實同鳲鳩之均宣之宗與婚若姻之家稱其賢如出一口不媿為先生婦矣先生以正德己卯生萬歷甲辰卒孺人之生以嘉靖辛卯其卒也以歲庚戌得年八十夫婦皆躋於

大耋儻亦為德之報歟子男四人叔季皆為諸生女六人壻皆士族子孫男若干人而毓慶最長已為諸生生子某孫女壻曰瞿曰朱曰姚餘幼未字當先生之喪母夫人也已老且善病謂其長子嘉謀曰汝代吾葬其不媿吾世至是乃啟濮州之窆而合焉其祔二親嘉謨語二弟昔吾父仲也而代兄伯今吾為人兄顧不能即人閒而賢之歲辛亥十一月也墓在新涇之原銘曰

昔侍先生喟焉傷時慾子嗜利禽獸無幾胡彼卿士學

賈人為廉讓為拙以巧抵巇蓄儲殃禍遺統袴兒辞語
閱牆百行以虧積而能散彼何人斯繼以三歎古道今
衰先生碩果以身為隄愚者之瀆賢者不支刻銘玄堂
告於來兹

徵仕郎常德衛經歷殷君墓誌銘

君諱貳卿字仲弘先世廬陵人其占籍吳也自宋之季
年逮入我國朝歷四世往來居嘉定上海間曾大父曰
輅生承事郎維始定遷於今居盐邑之稱七都殷氏者

歷百八十年於此矣是生君之考登仕郎上林苑監録事諱清娶於秦生子四人君其仲也初名申後以字行而更為之字伯曰甫官山東按察使司照磨叔曰沖季曰坤初録事以博達贍智好結交名聞四方雖積高貲雄於鄉之人意常在儒生用貲郎選嘗從大司馬東平王公於幕府詘於無資地不得展其才用乞致仕歸益教諸子學為儒君自少東修恥其父困於小官尤自力學問踰冠而録事卒里中人旋中以劇役邑宰試之文

稱善得罷去北遊成均會祭酒王公考選六館之士首其班而君與焉再試再蹶於京兆而同班生歙入羅龍文者竟緣獲幸於分宜氣燄張甚每語君獨不能為我乎何用楚楚儒冠為君遜謝之亟注選南歸未幾龍文竟坐嚴氏客誅死聞者莫不服君之先見焉已謁選為長沙縣丞嘗三督餉歎曰吾官雖卑吾自待不薄何忍以民之脂膏潤吾私槖乎一歲所省耗米凡六百石其刻苦自厲如此尤能佐其長加意稽古禮文之事孔子

廟春秋之祭罍用缶數毀於祀不虔輒鑄銅易之岳麓故有禹碑亭歲久鞠為茂草君慨然捐貲庀徒披榛立仆樸斲丹雘為之一新督學政者見而嗟嘆因令發所儲穀并葺書院之廢不治者自堂及廡凡庖湢之舍靡不倍飭工畢而穀之贏尚數百石悉以贍諸生君之綜理精勤他人雖馳騖從之有不能及非獨潔廉而已君既居官廉至同官有黜免貧不能歸者有卒官不能斂者嘗分俸入給之及滿考遷常德不樂復之官垂橐以

歸蕭然常有以自樂時已年七十矣如是者復二十年以卒邑之人士凡獲從之游者一聞其議論之慷慨未嘗不心醉也故於君之歿咸謂壽考康寧可無復憾而相與歎老成之凋謝猶為潸然出涕焉當君困諸生時雖富室子廩廩如窶儒絕無鮮衣怒馬之好乃其振人之乏脫人於危惟力是視曾不少靳惜人或負之謂君長者易與更肆其侮至貲產日益落而君第曰此妄人不足較也閒居每自適於吟詠酒鎗茗盌未嘗去側而

不喜一切駁雜無益之戲獨於三代以來篆刻圖繪字畫之精工一見即能鑒别若有神解者其課子姪亦然一張一弛未嘗不依於道術惜乎君之不遇不獲究其所學雖微有表見於世世之人亦多樂道之而終有志業未遂之憾配陳孺人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員外郎陳公諱滎之女十七來歸事姑嫜以孝謹接娣姒以柔和處豐約戚哀皆不愆於度雖小星庶孽靡不篤於恩孺人歿而君自為狀甚詳其大畧如是可謂賢也已君

生之年為正德乙亥卒之年為萬歷甲辰孺人後一年
生以歲丙子先二十六年卒以歲巳卯子男五人孺人
出者曰邦彥邦奇邦憲側室李出者曰邦教邦奎女六
人四為孺人出二亦李出壻曰毛紹義邱珂唐時叙邱
繩祖徐繼美孫應鳳孫男三人正宇正宗光禎孫女七
人六歸士族一幼未字曾孫男六人三聘三省三麟三
遷三台三鼎曾孫女五人公既歿而仲叔季三子相繼
即世伯邦彥亦老且貧語其最少弟邦憲曰及吾與爾

存營二親之藏爾其勉之因卜以歲己酉十二月庚申奉其考妣合窆於沈浦洪先塋之東第二穴邦憲營葬事惟謹以間叙次其行實來請為銘昔君歸自長沙予獲聆其謦欬亦所謂嘗樂道其為人者也故不可以辭

銘曰

聞之父老在昔嘉靖迄萬歷初凡厥服官罔不兢兢以奉簡書雖縻冗散尚克好修後其私圖所用為恥靡有顧忌競於險膚吁嗟殷君仕不休顯允有令譽我思老

成爰勒信詞媲彼鄙夫

徐震菴先生墓誌銘

吾邑之讀書談道爲經生師自任以模範者曰唐先生道虔殷先生集卿葢唐以踔厲感慨究心世務爲宗而殷則覃思於宋儒理學故從之遊者尤衆迄今尚多有存者至方嚴不苟一意步趨其師必稱震菴先生若唐之門人獨家君存而已雖各有師承而其交最深以久己亥秋八月先生年七十有五以疾終又三月甲寅其

嫡孫懋仁將啟大父母之殯合葬於何家浜新阡謂知先生者莫如家君子得問知其槩也而以銘見屬先生諱燎字熙卿姓徐氏别自號曰震菴其先自宋之季年始占名數於嘉定居鹽倉里及元末徙今居與葬地相望考貞魯王考霆曾王考經家世農也先生與其族父大觀始自奮學為儒族父以貢謁選為儒官而先生廩於黌舍獨屢試不得志以老教其子端履有聲諸生中與博士君之子嘉言先後以御史之選貢於京師而吾

友孟祥復不幸一日暴疾以卒無以終慰先生之意語曰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徐之興其在懋仁乎先生形臞而神清望之脩然雖盛暑必著冠亦未嘗見其裸袒也問之其子知於閨門亦然其待族屬以行輩不以年苟父行也雖兒童必以貌貧而不能贍者視其力振之又能合其族之人咸有助焉蓋有停九喪不能舉待先生而葬者矣其於交友終如其初數同家君就試金陵家君嘗患痁先生親視湯藥意愀然惟恐不即

已而不克以試也居恒相與語必稱士人讀書應舉非苟自營以故雖屢擯於京兆無愠色曰吾命其有制乎孟祥之無祿予嘗為哀詞以慰解之且曰仲尼之聖也而伯魚不及送其終先生雖然吾言而中不能無自傷既又哭其白首伉儷未踰年而先生病不能食遂以卒配陸孺人以富室子來歸惟勤惟儉以當於舅姑先生與相敬如賓其待子孫更嚴於先生不以恩掩義自以老年見壯子夭折後一年亦驟病卒歲戊戌也其生以

丁亥得年七十有三有子五人二男三女長即端履次
汝翊前夭無子女嫁毛建中沈國光陳尚絅孫男女共
八人懋仁今爲邑諸生次懋倫懋化曾孫男一未名初
孟祥之以試事往來也予多與之偕兩家父子相厚善
如兄弟自孟祥踰冠能持門戶先生幾絶跡城市憶曾
侍先生於崑山寓舍肅如也怡怡如也其後以鄉飲賓
一來城中與家君別遂不復相見每書疏往來追叙平
生猶昨日也予哭孟祥猶得見先生與語久之而今已

矣先生所傳師說以不數接不獲聞而其修於身施於家庭者皆可以為法庶幾於啟先生焉其銘孟祥之藏者唐先生之叔子時升也系曰

先生之為二親治木也名匠人而與之食必同罷其綠也肅衣冠而拜之嘶勿僞嗚呼非所謂能自致者乎

故貴州按察司副使朱府君墓誌銘代

嗚呼士負其志患不遭時為世用既進用矣或以遲暮不暇有所為以予所知士大夫晚達而克自樹立以有

聞於世者故貴州按察司副使朱君其人也君年十八選為諸生第一葢先子六年所自後數進數詘連蹇不得志凡三十年而貢於黌舍當今上改元御極之秋予忝較文之役於輦轂下而君名在薦書連中進士第釋褐為縣令潛江晉南昌府同知改辰州入為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晉布政使司叅議巳擢副外臺備兵西南數千里外未幾免歸歸又踰一紀年八十有三而卒歲丙午也以明年正月九日葵介子

萊嫡孫日烱將刻墓中之石以圖於永久而奉給事劉君道隆狀來請銘劉蓋君為令時所得士其言宜不誣而予亦習知君矜尚名節庶幾不茍且自負者銘不可以辭君諱某字鴻甫世為蘇州崑山人未有顯者高祖某以通經食廩餼諸生中每曰吾不得志必不能齷齪為老儒官後竟不求仕君之考得贈文林郎某娶於宋實生君未弱冠已工為文辭督學御史洎守令之名能知人者皆目君為茍發頴豎然顧尼於壯强君益自淬

礪不少倦終以成名聞者莫不壯之初至潛江諏民所急咸曰其田三壤棼不可理其賦積逋已不可誅是宜先葢邑故有軍屯又别為漁户歲中輸官視民閒田十財一二貧民求售豪右乘而邀之往往以民田約而以屯若漁𢍰故多田去而賦存按籍而責之償即逃亡以免先是令來皆鋭意欲剔抉為治而大姓持之復逡巡中輟君獨奮曰田不清即户益耗賦益虧是潛為無民而使朝廷為無潛也吾終不以此遺後令乃屬里宰設

方略畝履而溝封之軍還其籍漁正其年而民間之田始出於是先後入貲占田者項背相屬積金至萬餘兩而築城之役興城潛自嘉靖庚戌始也土善崩且易越居人靡寧君易以甓有起徒無加賦城成尚以其贏代償逋賦若干向之不逞而譁者於是帖然以定在官六年邑瀕於江而民不病墊役浮於賦而民不苦徭所施設多此類其在南昌以潛之政佐其守治及調辰州又以江西之政佐其守治上下咸宜君溫仁以恕故入贊

剌宥圜土嘉石之議務從其平練達以審故出備潘臬

馭下撫戎之策動中其竅既及懸車力以病請而不悅

君者搆之於巡按御史遂中彈文既歸有為白其誣言

朱某所坐非實得奉旨調用而君遂臥不復起配封孺

人沈氏齠齓遘閔婉娩性生學女事惟謹後母之視之

如其出也既笄于歸孝敬備至修婦道無怠舅姑之愛

之如其子也方君未第時外内交侮疾癘乘之再至欲

絕孺人内侍湯藥外戢僮奴將護百端君嘗稱吾之克

有樹立以慰二親於地下者吾妻之力也吾勤於官竿
牘之問不至京師每當序遷意不無怏怏吾妻輒曰人
負官耳官何嘗負人乎竊媿歎自以為不如嗟乎可謂
淑慎明達婦人也已從君官於潛江南昌又一至都下
與君生同年先十四年以歲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九其
葬以乙未十二月君所卜邑東五里嘗字圩新阡也又
自為之狀故得詳焉子男二人長懋次萊皆太學生懋
已先君歿女一人壻為臨清州守張文柱孫男六人懋

之子為日烱日煜日焯日焞萊之子為日爃日焌孫女九人王雲鵬周爾丞吳光玉王景茂懋壻也王志堅李長椿張魯化徐夢龍萊壻也一幼未字亦懋出及君之存而曾孫男女已六人矣嗚呼君之少壯也文章之譽滿於人口自謂功名可立致非獨其父母之信之也雖閭巷之人能知之不幸久困諸生荏苒以衰當是時雖君亦不自意復為世用非獨人疑之且蹈藉之也而一旦連取科第以終慰其志非其志氣堅定至老不衰何

以能若此哉銘曰

惟天降材寧有差池而人用之各以其時公乎早達詎曰不宜偃蹇而奮夫孰使之出宰于楚政在口碑入贊秋官平反不欺懸車歸政皓首厖眉香山洛下壽考惟祺維松與柏後凋不衰銘此幽室以告来兹

學古緒言卷九